

深秋时节，沈城的天，已经很冷了，校花翻找我们御寒的衣服。她翻出一件军大衣。这件军大衣是正宗军品，一位部队朋友送我的。他酷爱钓鱼，希望我与他为伍，钓具都替我准备了。这件军大衣，是他为我晚上出钓时准备的，终因我不忍杀生，不愿害鱼性命，未与他同谋。那件崭新的军大衣，就一直没机会上身，闲置在家。

此刻，校花手抱军大衣，觉得它多余，放哪儿都碍事。既然穿不上，就送人吧，校花说。小区有爱心箱，居民不要的旧衣旧鞋，塞进爱心箱，我想把大衣也塞进去，校花不让。她说，这是崭新的正品军大衣，给了人，得让人知道咱的好。放进爱心箱，不定给了谁，只怕让社区那个管钥匙的女人，拿她自己家里去了。我说，你想多了，现在都穿羽绒服，谁还要军大衣，死沉死沉的。

军大衣就成了我家的鸡肋。

这时候，窗外响起敲铝盆的响声，是张破烂。我说，不如把军大衣给张大哥吧？校花说，我看行。但我并没有立即送下楼去，也没喊他上来取，我想晚饭后给他送去，并同他聊天，间接地采访他。我那位作家老师不是要我深入生活，到底层人中间去么？

我到张破烂住处时，他已收了摊，正在归拢。见到我，他没像先前那么惊讶，毕竟我来过两次。我把军大衣递给他。我怕他多想，我说，崭新的，没上过身。他面露喜色。他急忙到水池边洗手，要接过大衣。我嫌他手湿，没给他。

石条凳冰凉，坐不得，他不把我往里屋让，我们就站在院子里。院子不像夏天那么美，枣树落光了叶子，干瘦的枝桠指向灰蒙蒙的天空。荆芥枯黄，但还没有完全死去，一半挺立在深秋的冷空气里，香气若有若无。另一半被掐去了头，光秃秃的。他说，制成了干花，插在瓶里，既有香味，也除虫。他问我要不要。我说不要，没地方放。

他擦净手，从我手中接过军大衣，挂在枣树的枝桠上，我们就那么站着聊天，其实无话可说，无非是我问一句，他答一句。他一直不去开那里屋的门，似

乎害怕我进入，这让我对里屋充满猜测，总觉得它隐藏着什么。一个人，该是多么的孤独。我是害怕孤独的，我害怕独处。我无法想象，他一个人怎样度过那些寂寞而漫长的黑夜。我问他，你一个人，夜里怎么过？他说，睡觉。我说，怎么睡得着？因为我睡眠少，只需半个晚上，剩下的时间，便在失眠中焦虑，在焦虑中失眠。一个人，能整夜睡觉，是令我羡慕，且无法理解的。我想起上次他屋里那声尖叫，莫不他真的养了一个女人。我问，那么，性呢，怎么解决性的问题？

我也不知怎么，就问他这么庸俗，甚至有些龌龊的问题，也许是这个问题，一直在我潜意识里存在着，但说出来，真的不应该。然而，话已出口。

他顿了一下，像是被人突然在肩头拍了一巴掌，随即脸红了，说了句，哎，年龄大了，不寻思这个事。之后，不再吱声。他显然不愿谈论这个话题。

两人无话，院子里寂静无声，风带着寒意，听得见的风声，没能打破这尴尬的沉默，我没话找话。我说，张大哥，我们加个微信吧。他说，我没微信，不会玩那玩艺儿。

手机号呢？

我是外地号，他说，没事的，我每天都到你们小区。有什么活需要帮忙，你们喊一声就行。

他不可能没有微信，手机外地号，也不是理由，他是排斥我。不能再待下去了，越待越尴尬。天完全黑了。我一向胆小，我想起沈城“三·八”系列抢劫杀人案，纪录片里的情景再现，在我脑海里滞留太深，挥之不去，我疹得慌。现在大街上到处都是摄像头，还有人行凶作案，何况这城中村，没有摄像没有监控。我说，大哥，送我出胡同吧。他说行。他说你等我一下，我进去拿个手电。

张破烂进了里屋。他进屋那一小会，还把门带上了，动作轻盈。过于轻盈，就显得神秘，这让我萌发了进去看一眼的想法。我急忙从树上取下那件军大衣，打开门，硬闯进去了。我不但进去了，还拽亮了电灯。灯光照耀，他的房间拥挤，几乎无处下脚，但桌椅看上去并不脏。桌子上有剩饭剩菜，旧沙发并无灰尘。